

华南抗战老兵记忆

策划/林洁 黄丽娜 董柳
统筹/丰西西 宋金峪

98岁抗战老战士欧光其回忆烽火岁月：

身负国仇家恨 英勇上阵杀敌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邓鼎圆

“我不怕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我都赚了！”

80多年过去，当年穿越硝烟战火的青春少年，如今已白发苍苍、步履蹒跚。当回忆起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，98岁的抗战老战士、老党员，梅州市离休干部欧光其依旧目光坚定，字字铿锵。

欧光其，1927年6月出生于广东中山，1944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8年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，他来到梅州，在这片红色革命热土上继续发光发热。

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，我一生都要跟着中国共产党！”这是欧光其时常说的一句话，也是他一生坚定践行的诺言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近日，羊城晚报记者来到位于梅州市梅江区法政路的欧光其的家，听这位抗战老兵讲述波澜壮阔、血火交织的抗战故事。



欧光其年轻时的照片



98岁的欧光其依旧目光坚定

“与其被杀死，不如上战场杀敌”

“1940年中山沦陷后，日军在中山实行‘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’的‘三光’政策。后来遭遇大旱，祸不单行，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姐妹都饿死了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”当时的欧光其才十五六岁，他一边讨饭，一边躲避日寇残杀，“死了很多，有被日本兵杀死的，有饿死的，很多小孩跟我一样成了孤儿”。

亲眼看见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烧杀抢掠，亲身经历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的悲惨，刻骨铭心的痛苦激发了少年欧光其内心的血性：与其被他们杀死，不如上战场和他们拼杀！

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，1944年3月，17岁的欧光其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桂山抗日游击队，被编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欧光其说，在他走投无路时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收留了他，让他有机会上战场，他内心坚定了“一生跟党走，一辈子跟着部队走”的信念。

“武器简陋，就一颗颗子弹打”

“一开始是做通讯员，我们年纪小，不容易被日军注意到。”欧光其回忆，当时，他曾多次穿越烽火线完成任务送信、传达口头通知等任务。当通讯员不容易，需要头脑灵活，有极强的应变能力。“有一次送信的时候差点被敌人发现，我嚼碎了写有情报的纸条，吞进肚子里才躲过一劫。”欧光其说。

身负国仇家恨，年轻的欧光其曾多次上阵杀敌。“当时游击队的条件艰苦，有时候还吃不上饭，相比之下，日本兵的武器先进很多，机枪‘哒哒哒’扫过来。我们的武器简陋，就一颗颗子弹

打，大家枪法都很准，‘砰’‘砰’就把敌人打死了。”欧光其在实战中成长，内心那团热火始终燃烧着，支撑着他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，在面对敌人的凶猛火力时勇往直前。

数十年过去，岁月的痕迹无情地镌刻在他的脸庞，记忆也因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斑驳。可每当说起当年杀敌的情形，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眼里总是闪着亮光：“面对敌人，只有冲锋向前，绝不后退！我不怕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我都赚了！”

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，一生都要跟着党”

抗战胜利后，欧光其跟随部队投入解放战争。1946年7月，他随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烟台。根据中共中央指示，以北撤的东江纵队指战员为骨干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于1947年8月在华东前线成立。欧光其被编入两广纵

队，曾历经豫东、济南、淮海等战役。1947年的一天，正在执勤的欧光其发现大部队中的通信电台出现了火苗，他立即报告上级并马上喊人灭火，保住了当时极为珍贵的通信电台，立下了三等功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欧光其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“一开始以为加入游击队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来真正入党了，我感到非常光荣！”欧光其说，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，我一生都要跟着共产党！”

1949年，欧光其随两广纵队南下，参加解放广东的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欧光其分别在中南军区海军独立水警区、中南军区海军万虎水警修运科、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新生二厂任职。1958年，在党组织的分配下，他来到梅州四望嶂煤矿工作。

在梅州工作期间，欧光其始终保持着部队的作风，奋战在第一线，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。20世纪70年代，他转至梅州市农业机械总公司担任股长。有一年做完白内障手术后，他直接回单位上班了，家里人很担心，但怎么都拦不住他。欧光其说，在他心里，这些都不算得什么苦。1987年，他在梅州市农业机械总公司光荣离休。

如今，欧光其依旧住在位于梅州市梅江区法政路的单位老宿舍里，这是一套小小的楼梯房。每天早晨和下午，98岁的欧光其会下楼散步。子女担心他爬楼梯太辛苦，多次劝他搬到电梯房，都被老人拒绝了。

生活朴素，欧光其却十分知足。在他看来，能够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，已经很幸福了。闲暇时，他会拿出当年的勋章，仔仔细细地擦亮，也会不时翻看老照片，回忆往昔。他很喜欢唱两首歌，一首是《松花江上》，一首是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他说，这两首歌的歌词就是他的经历和心声的真实写照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伟大抗战精神 永放光芒

80年前，他们肩负家国使命，迎着枪林弹雨奔赴战场；80年后，他们白发苍苍却目光坚毅，见证着山河无恙、烟火寻常。

见到欧光其时，他腰杆笔直地坐在沙发上，98岁的他精神矍铄，一言一行透着军人的气质。回忆起那段波澜壮阔、血火交织的岁月时，他的双眼里饱含泪水，也闪烁着光亮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他不止一次地说：“我是一个孤儿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，我的一生都跟着中国共产党！”这样的信念，如同烙印一般，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，让我真切感受到，这位老兵对党和国家、民族的赤诚之心。

他向我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，这是他最宝贵的物件，也是他一生的荣耀。纪念章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，正如他内心的信念，纵使历经血与火的洗礼，依旧无比坚定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懂得，伟大抗战精神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口号，它藏在老兵带伤的身体里，藏在他们对家国的热爱中，藏在我们血脉相承的记忆里。

采访前，梅州市芹洋学校学生张伊诺得知我们要采访欧光其，自行来到了他家，和我们一同采访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这位13岁女孩静静地听，她的眼神里充满希望的光芒。她告诉我，看着爷爷讲故事时生动的表情，她心潮澎湃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。

那一刻，我真切感受到，伟大抗战精神，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这精神，永放光芒！（丰西西）

人间真心 自可穿透围墙

记者手记

八月午后，中大蒲园，树影渐长。李宗桂先生哼起一段熟悉的旋律：“深深地把你想起……”我忍不住和唱，莞尔道：“这是《心雨》呀。”

他笑，记忆倏然点亮——那是1995年8月，东京机场，候机时他用Walkman一遍遍循环这首歌。那一刻，他想起远在广州的羊城晚报理论部老主任叶筑祥——正是这位挚友，为他在羊晚《求是》版开辟出首个人专栏。

30年过去，他取出珍藏的报纸，纸页已泛黄，更有沉甸甸的历史感。

对话间，阳光穿过树叶，在他肩头轻盈跳跃。他说，“担水劈柴即是妙道”，说羊晚就像“街坊一样不装腔”。我忽然明白了：思想，未必总要高居云端，它也可以如巷口闲聊、似茶楼飘起的热气，自然融入生活。先生从容往返于书斋的“深”与尘世的“广”，仿佛走在熟悉的小径。也许，这就是答案：学者要穿透围墙，靠的不是什么玄妙法术，而是一颗始终贴着现实、贴着众人跳动的——人间真心。

致读者诸君

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系统性变革全面启动之际，羊城晚报常态化开展“寻找当年的你”活动，征集读者用户与羊城晚报的情缘故事线索。您可以通过羊城派客户端“记者帮”报料，或私信羊城晚报微博号、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提供宝贵线索、讲述动人故事。

李宗桂

30年前，他是首位在羊晚理论版《求是》开设个人专栏的学者

书斋连“广场”，治学以“明道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潘玮倩
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张瑞柠

“我们在书斋研究学问，但目光必须穿透书斋，走出围墙，进入社会。惟此，学问才能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。”忆及30年前应邀在羊城晚报《求是》版首开学者个人专栏，73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先生如是说道。其言昭昭，其心拳拳。

“移风易俗、指导生活”，是羊城晚报自创办即立的方针，1980年复刊后推出国内首个晚报理论学术专版《求是》，以学人视野把脉社会、引领思潮。

“弘扬正气，推动进步”，则是李宗桂自青年时期就秉持之初心。于他而言，学者使命不仅在研究、著述、授课，更在介入现实、激浊扬清。

精神契合，成就缘分。上世纪90年代，李宗桂在羊晚《求是》版专栏上所发的十文，成为转型期社会价值的“温度计”；时光流转，在羊晚以《理论》《文史哲》等专版澎湃学术声场的目下，先生的洞见，仍是启迪。

忆述30年前专栏 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切

李宗桂回忆，他与羊城晚报的缘分始于1994年。时任羊城晚报理论部主任叶筑祥“三顾茅庐”，请他“把思想写给大家看”。当时，身为中大教授、博导的他，已凭借《中国文化概论》《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——中国文化出路探讨》两书，以及《现代新儒学思潮：由来、发展及思想特征》（1989年3月刊于《人民日报》）等文章，广受学界和公众关注。对于在报纸上开设个人专栏，起初他婉拒，但最终被叶筑祥的诚恳与忧世之情——也即这份报纸的公共情怀——所打动。

1995年5月25日，羊晚《求是》版推出其专栏《社会转型期的人文精神探讨》。开篇“穷得只剩下钱”：价值理



李宗桂近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

想的失落直言：“时下，有些人可能攫得金钱于一时，‘富甲一方’，但精神贫穷，思想空虚。”文章一出，迅疾传遍校园、食肆、办公室等。

彼时改革开放正酣，经济建设提速，但唯利是图、见利忘义等“反人文”现象也在滋长。李宗桂这一专栏切中时弊——首篇拷问暴富背后的精神真空；第二篇《帝皇气派：理想人格的扭曲》批判封建意识逆流，倡导现代化的平民人格；第三篇《及时行乐：现世主义思维的怪胎》提醒警惕享乐主义侵蚀……十篇文章，堪称十次思想撞击。

其间，广东省委、省政府、省人大、深圳市委，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均予关注，文章悉数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；也有个别地方干部来信反对。众声交织，专栏激荡思潮。

一位钻研哲学与文化的学者，何以有如此激浊扬清的锐气？李宗桂的回答坚定清晰：“我们要推动社会进步，弘扬正气，不平则鸣。作为学者，以学术方式参与现代化建设，借报纸文章讨论社会与时政，是责无旁贷的使命。”

在他看来，书斋思辨固不可少，舆论“广场”的发声也同样重要。前者是理论、知识、方法根基，后者则介入现实、经世致用。当年羊晚《求是》版上十篇专栏，正是他以文字测量时代体温的十次“广场”呼喊——市场需要规则，财富需要伦理，转型需要灵魂，“见利思义、以义取利，挺立精神脊梁，是我们应有的价值取向。通俗点讲，就是既要立足当下，更要看到远方”。

建言《文史哲》版 长短结合，古今贯通

治学书斋，发声报端，李宗桂深知二者须呼吸相通——研究要有深度，表达要有温度。

他说：“羊城晚报是老百姓的报纸，我们称她‘市民报’。”这类报纸看重生活烟火气，从中谈思想、文化与价值，便不致空论道理。这也契合广东人性情：讲道理须接地气，谈文化得掰开揉碎融

进生活——“担水劈柴即是妙道”。在他记忆中，上世纪90年代的羊晚“像街坊一样不装腔”。

时移易易，30年过去，谈及媒介形态更迭，李宗桂认为：道不变，术可万变。“道”是坚守媒体的精神价值与良知；作为传播方式的“术”，则“须因时而进，否则唯有消亡”。

对《理论》版，他建言既应“切实而创造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策”，也须关注百姓需求。

对《文史哲》版，他主张长短结合，“必要时设长文园地，把问题说透”，并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、历史追溯与当代建构的统一。“文章须重点突出、思想深刻，能成为传媒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经典留存。羊晚《文史哲》版的推出是一大进步，值得坚守，更应发扬光大。”

论及羊城晚报定位，先生期许：“立足羊城，要彰显广东特色；立足中国，须呼应时代大潮，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——既要有岭南风味，更要彰显改革创新的中国时代精神。”



『我与羊城晚报的故事』

A4

责编 陆德洁 / 美编 温亮 / 校对 刘媛元
2025年8月28日 / 星期四